



「十三五」國家重點圖書出版規劃項目
津沽筆記史料叢刊第八種

主編 王振良

北洋畫報詩詞輯錄

(上)

孫愛霞 整理

天津出版傳媒集團
天津古籍出版社

天津社會科學院二〇一八年度後期出版資助項目

津沽筆記史料叢刊總序

陶慕寧

三津之地，舊稱直沽。地當九河津要，路通七省舟車。其域在漢屬渤海、漁陽二郡，隋屬河間、渤海二郡，唐爲瀛、滄二州地，宋金爲清、滄二州地，元因之。明建文初，燕王朱棣啓「靖難之役」，經三汊河口襲取滄州。越三載登基，遂敕名其地爲天津，喻「天子津渡」之意也。永樂二年，置天津三衛，屬河間府。清初設關，置總兵鎮守。雍正三年，改天津衛爲州，至九年陞府，領州一縣六。咸豐十年，天津開埠，漸成列強爭逐貿易之洋場，今則巋然爲中國之直轄市矣。然則自建衛以迄於今，都六百餘年，考之地理河渠，其所以爲重鎮者實有二端：一則處畿輔要衝，海疆門戶，此地不守，鼎湖危殆，故又稱之「津門」；二則處漕運樞紐，南接淮泗，北達通州，東吳之稻，長蘆之鹽，或經海路，或付漕舡，皆賴此地轉輸入京。元人王懋德《直沽詩》云「極目滄溟浸碧天，蓬萊樓閣遠相連。東吳轉海輸粳稻，一夕潮來集萬船」，即當日天津海漕之實錄也。

金元以降，天津之隸屬、轄區雖屢更易，而魚鹽之利、商賈之繁、居人之雜、風俗之盛，固未嘗大變。明正統初，始建天津衛學，其後科舉漸興，膺進士之選者代不乏人。其早者，若汪來，嘉靖二十年進士，官至慶陽知府，撰有《北地紀》四卷；若張愚，嘉靖二十九年進士，仕至右副都御史；若劉燾，嘉靖三十八年進士，仕至兵部右侍郎、右都御史。又，隆慶五年一科會試，即有劉鈺、張佑、任天祚三人登第。是知其地不獨商貿繁衍，人文亦頗有可稱者。逮清季民國，政局傾頽，西潮湧洞，外人雲集。大賈居豪，舞長袖而吸金；失意政客，憑租界以窺勢。而承學之士、詞客報人，亦矍然蔚起，斥清廷之昏瞶，揭時政之危局。天津乃漸成消息之淵藪，政治之策源矣。

今之天津爲工業重鎮，襟帶華北，遠接大洋，經濟之繁榮，民生之富庶，殆亘古所未嘗有。而未來之前景，正未可限量。然一地一城之聲譽，非盡可以經濟之榮悴衡之，天津若欲立於中國城市之林，尚需發弘卓然獨特之文化。而欲發弘文化，則需爬梳董理相關之史料，若人文之聚散，古迹之存堙；若張氏遂閑堂，查氏水西莊；若梅樹君之梅花詩社，嚴範孫之城南詩社；若天妃宮之遞嬗，稽古寺之重修，大悲院之沿革，楊柳青之題咏；進而長蘆鹽場之種賣，銀魚鐵腳之烹炒；甚乃方言

之特異，風俗之淳澆，皆有待詳爲稽考揭築於世者。而後激濁揚清，乃可發揚之，光大之。

王振良君，籍屬長白，早年肄業於南開大學，後就職今晚報社。其爲人謙退揖讓，有古君子風；爲學則鉤沉索隱，爬羅剔抉，有東原、實齋之致，兼高郵、嘉定之勤。十數年來，篤志於天津文獻之搜集編訂，遍訪地方耆宿，覓求稀見古籍，焚膏繼晷，殫慮竭精，以羅致地方先賢著述、發煌沽上人文風俗爲使命。其所編訂之《問津》《天津記憶》，本已頗具規模。復又推出《問津文庫》，更自琳琅滿目。今文庫之《津沽筆記史料叢刊》又將付剞劂，屬余爲弁言。余何幸如之，草此數言爲振良君賀，亦爲天津歷史文化之彰宏賀。

甲午歲末於南開大學範孫樓

（陶慕寧，南開大學文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

魯人作「衛」書

張德蘇

老天津衛與山東有着一種奇特的淵源，很多天津人的祖籍隸屬於山東。耳聞目見，僅吾故鄉山東陵城，就有一代代入接踵比肩趕赴天津，融入「衛里」各個階層。吾友愛霞君，亦我鄉人，故亦如我鄉人，十多年前負笈至津，求學、工作、生活。然愛霞又有不同於眾鄉人處，她不祇是融入了天津，而是更進一步，了解天津，思考天津，訪天津人，觀天津俗，究天津史，於是愛霞君由一個山東姑娘逐漸變成一位天津文化研究的專家。繼其《近現代天津詞學繫年初編》完稿、《三津譚往（二〇一五）》出版之後，愛霞君又將推出新作《〈北洋畫報〉詩詞輯錄》，吾心甚慰。

愛霞君喜愛詩詞，早年即有佳作，二〇〇四年在山東大學修古典文學碩士業滿，即入南開大學攻讀博士，師從學界名師葉嘉瑩先生，專修詞學。這期間，愛霞君學術水平大漲，於詩詞創作也頗為用心，師門唱和、朋友酬答，新筆頻出，頗有麗句，

故吾不怪其由詩詞一徑來研討《北洋畫報》也。

《北洋畫報》風行於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可以說是天津文化獨特的結晶與表現。近代以來的天津，其地理位置居京、海之間，其文化品味亦是如此，比北京之古，天津頗洋；比上海之洋，天津又古。有古味，有洋味，更有古、洋二味融和發酵而成的新風味。作為創始發行於天津的新形式媒體，《北洋畫報》既具有濃重的典雅之氣，又富有新潮浪漫的風采。孕育於這樣一種極為特別的文化氛圍中，中國傳統的古詩詞會表現出一種什麼樣的色彩、韻味呢？其在詩詞史上會具有何樣的價值呢？這很能啟發我們好奇之心，或也是愛霞君大作的動力起點否？

愛霞遍搜《北洋畫報》，輯出其詩、詞、聯語，略無遺漏。以作者名字之音序編次，查閱檢索，極為方便。同時，客觀、翔實地撰寫了作者小傳，並對詩詞作了簡明扼要的注釋。

詩詞檻外之人還是不要為高人作陋注了，恐獲貽笑大方之譏。有愛霞君大作在，大家自可潛心一讀，得其所需。而我認為，愛霞君的工作有更為深廣的意義在：

《北洋畫報》多刊舊體詩詞，而少白話新體詩，實非偶然，乃出於自己一貫的文學觀。在洶涌的白話革命的文學風潮中，《北洋畫報》的編者及其一批詩詞人，

却一直抱古守舊。梅健鏞《間居不善偶成一絕即呈隱繆越牧四公》序云：「至胡博士文學革命說成，而後將風雲雨露之詞易爲『接吻』『搜抱』『心絃』『肉啊』之兩個字的名詞的濫調，而後言詩者不革命不足以求知於新派中大家。」嘲諷之意顯然。此非梅氏個人意見，實爲《北洋畫報》的文化傾向。

近代以來救亡圖存的背景下，文學的新嘗試每每帶有風潮色彩，文學新潮以壓倒之勢讓那些傳統的、舊的形式迅速邊緣化，不再成爲人們關注的焦點，於是五四以來，傳統的詩詞創作在文學史的研究與寫作之中，便也陷入了沉寂。身處那個時代，被大潮所卷裹，注目中心而無視邊緣，還是可以理解的。但大潮退後，我們却應該回過頭來，去歷史的沙灘上，全面地研討大潮效果以及被大潮冲刷淹沒的那些零散的甲殼珠貝。它們或仍在熠熠閃光，或有珍稀的姿態。這些是不能被無視的，它們雖不是大潮的組成部分，甚至是大潮的逆流，但無論如何，它們是一個時代的沉淀。一個時代的、異樣的文學創作風貌和文學傳播姿態，有其独特的历史文化內涵。而新中國以來我們對近現代文學史的研究方法尤其容易遮蔽這些東西。所以在這個方面，我們的研究是不夠的，這個方面的資料搜集也是極爲欠缺的。而愛霞君此作則可以彌補缺憾，並希望能啟發衆多文學史研究學者，帶來文學研究的一個新方向。

同樣，時代的大潮也遮蔽了某些處於邊緣的社會階層中的人物。通過《北洋畫報》詩詞輯錄，我們還可以瞭解民國時期舊文人的心態與生態。

奉和酬唱自是文人交友輔仁的古來風氣，閑適游戲之作也足以表現名士情懷和灑脫，這是傳統文人創作所不能缺，茲不多述。而有些創作，觸及了新事物，展露出新風尚。如辜鴻銘所作之《英國壯士詞》《德國從軍辭》，以典範之雅言寫異國之戰士。夜心之《消夏宮詞》其一云：「郎打高爾夫球，妾蕩盧重鬟髮。月明風細無人，寂寞水晶簾下。」且自注云：「盧重鬟，其人美且髻，見《毛詩》。」白板《題畫》更是滿口西語。以詩詞之舊式，携時代之新語，讓人感到新奇有趣。傷時感懷、咏時事之作，也有不少。如王郎《偶成》十八首等作。楊圻之作有「可憐漢口夕陽斜，燕子飛飛秋草花。莫向烏衣問王謝，尋常百姓已無家」。化用古詩，翻新出奇，功力十足。其所寫時代之創痛，亦足以讓人傷懷興嘆，然亦止於此而已，在歷史的狂瀾中，這種士大夫式的表達是柔弱的，而那個時代需要摧枯拉朽的力量。所以這些詩詞不能合奏於時代之主調，乃古士大夫之餘音，且多為閑適酬唱之調。它讓我們看到，那些留連古風的遺老名士們在西洋之風、東洋之炮交匯出來的現代都市中的精神樣貌。

由《北洋畫報》詩詞，我們還可以感受到那個時代文化存續之實況。《北洋畫報》發表詩詞之作，有自己明確的原則，即偏愛傳統，發揚古風，但僅此而已，並無其他諸如情調、思想、主義等方面的限制與禁忌。從作家群上看，遺老遺少、公子名流、政界精英、民國大員、閑散文人、戎裝武將、新知女性皆有，甚至可以發表一位共產黨人的絕筆之作。《北洋畫報》詩詞作者可以說是一個具體而微的中國社會，它容納了多個階層的人物。作品內容也是豐富多采的，自由散漫，有感即發，無論家國情懷、身世之感、見聞之述，乃至宴樂侈靡、捧角追星、遊戲之作，皆可得一角之地。這是報紙努力面向多種社會群體與階層的本性要求，也是那個時代包容開放的新聞環境、文學環境的真實體現。作品水準也等不一。其中固有佳作，而平平之作居多，遊戲無聊之筆也時時而有。然文學的繁榮正從不拘一格的創作自由中來，正從寬鬆發表激勵中來。杰出之作也不可能不是時代的獨苗，而常常是秀出於深厚的土壤與繁茂的林木之中。文化的傳承也不能祇賴清流，泥沙俱下才是大江大河的真實境況，無拘無束的活力湧動才是文化發達與薪火傳遞的真相。

二〇一七年三月十五日

傳統文學生存狀態之觀照——北畫詩詞研究

孫愛霞

《北洋畫報》由留學歸來的馮武越創辦，秉承「容納一切能用圖畫和照片傳佈的事物，實行普及知識的任務……舉凡時事、美術、科學、藝術、遊戲種種的畫片與文字，畫報均應選登」的辦刊理念^{〔一〕}，具有「人人能看，人人喜歡看」的特點，是一個極為受大眾歡迎的讀物。該畫報創刊於一九二六年七月，於一九三七年七月二十九日終止出刊，風行北方十一載，恰是新文化運動結束之後，《中國現代文學三十年》中所說的「第二個十年」。觀此十餘年間《北洋畫報》所刊之文學作品，始終有一股綿延不絕的文脈溪流，即舊體詩詞所代表的傳統文學。這些舊體詩詞的作者涵蓋民國中期社會各個階層，諸如新聞媒體人、名士公子、前清遺老、軍政人員，以及新舊知識女性、早期共產黨員等等。他們書寫出了繽紛雜陳的民國社會。

〔一〕張元卿《讀圖時代的紳商、大眾讀物與文學——解讀〈北洋畫報〉》，《天津社會科學》，二〇〇二年七月

一 北畫編輯與舊詩

《北洋畫報》編輯有很多，馮武越、王小隱、吳秋塵、劉雲若、張繆公、左小蓮等等。作為編輯，他們有包容開放的編輯態度，對於新、舊文學作品皆能接受，甚至對於文化主張對立的文章，也都給予刊發。如《北洋畫報》刊登過一篇署名「記者」的《我們配不配寫白話文》，對於新文化運動過去之後的白話文現狀進行反思，批評了周作人給劉半農寫的墓誌又回歸桐城派的文法。「二」同時，也刊發文言文《多事哉某國新聞機關為粵報界宣傳白話運動》，稿件由一名記者寄自荷蘭首都，署名為「中國」。文章指出：「華文之不能顯其有用，似更不當歸咎華文本體，乃當歸咎一般青年作家之對西方文字與學術缺乏根本之修養。或則其人對於華文，本無根柢，偶習某種西文，遂至奉西文為至寶，而棄華文如敝履矣。」^{〔二〕}諸如這樣文化主張完全相對的新舊兩種文體之文章，《北洋畫報》皆為之提供平臺，並且刊發了

「一」記者《我們配不配寫白話文》，《北洋畫報》一九三五年五月廿一日

「二」中國《多事哉某國新聞機關為粵報界宣傳白話運動》，《北洋畫報》一九三四年四月十日

很多類似文章，體現出編輯開放包容的編輯風格。

北畫編輯不僅具有開放包容的編輯風格，於創作一事，亦能新舊兼擅：既能驅使白話入文，又長於舊體詩詞創作，係「宜新宜舊」之文人。在北畫編輯裏，王小隱是最早來到北畫資歷較深的一位，新舊文體兼長：其於《北洋畫報》上發表的白話文雜記，如《故人滿眼風雨彌天》《離津小箋》等等，寫得聲情并茂、真摯感人；其於《北洋畫報》所發表之舊體詩詞，是北畫編輯裏數量最多的一位^{〔一〕}，成就不俗，亦頗有特點。王小隱詩作百二十餘首，詞作僅四首，且詩明顯好於詞，試取其詩作若干首，觀其創作特點。

王小隱（一八九五—一九四七），原名乃潼，字梓生，山東費縣人，筆名夢天、阿費、憶婉盧主、華胥。父，王景禧，光緒十六年（一八九〇）進士，翰林院編修，兼國史館協修。王小隱最初在北大學習土木工程，後改爲歷史系。畢業後曾任教於北京平民大學新聞系、西北大學，同時還擔任北京、上海畫刊通訊員。在此期間，漫游秦豫之間，壯游華山。一九二六年至津，擔任《東方時報》總編輯，兼

〔一〕侯福志《報人王小隱的津沽舊事》，《天津檔案》，二〇一五年二月

任《北洋畫報》記者和特約撰稿人。在《北洋畫報》，王小隱開設了《憶婉盧綴墨》《夢天談劇》《幽居小品》等專欄。《東方時報》解散後，王小隱又任《益世報》《天津商報》等報編輯。王小隱在《北洋畫報》發表詩詞的時間段爲一九二六年至一九三四年，此間經歷喪妻之痛、流離之苦，故少歡娛之辭而多愁苦之調。

一九二六年，王小隱攜妻子高婉閨來到天津。不過半年，妻子便去世。一九二七年一月五日《北洋畫報》刊發王小隱的悼亡詩《一哭——哀內子高婉閨》：「平生此一哭，千古共酸辛。并世亡知己，蒼天厄是人。柔魂隨夢遠，冷月對愁新。繞膝餘兒女，哀聲詎忍聞。」就題材而言，悼念妻子的詩歌傳統，可追溯至《詩經》中的《綠衣》《葛生》。自南北朝時期潘岳作《悼亡詩》三首之後，「悼亡」一詞便專指悼念亡妻而言。中國文學史上悼亡詩佳作甚多，《綠衣》《葛生》《悼亡詩》《遣悲懷》等等都是悼亡佳篇。王小隱悼亡詩開篇第一句「平生此一哭，千古共酸辛」，極爲沉痛，寫盡兩千多年文人喪妻之悲痛與酸辛。「并世亡知己，蒼天厄是人」，詩人與妻子結縭十五載，「十五年艱苦相依」。妻子不僅是詩人生活的伴侶，還是詩人精神上的知己，如今「病隕客次」，這是上天給予詩人的災難呵！「柔魂隨夢遠，冷月對愁新」，夢裏芳魂已杳，惟剩一室虛白，詩人夜夜難眠，愁苦之情

益增。「繞膝餘兒女，哀聲詎忍聞」，妻子去世後，詩人膝下祇有小兒女，其索母之哭聲，聲聲哀慟，不忍聽、不堪聞！

《六月十四夜無寐有作》兩首七言絕句也是懷念妻子的作品，簡約之七絕形式蘊含雋永之情思：「微颿輕寒夜漏遲，儘多往事費凝思。涼風天末伊人遠，夢斷槐陰下轉時。」「一天風雨沁幽懷，勸眼中宵故故開。正是還家好時節，殘燈空照舊妝臺。」此際距妻子離世已過八月，詩人每夜還是陷入對妻子的懷念之中。由這兩首絕句看，詩人的情感已由開始特別強烈的，甚至撕心裂肺的悲慟，轉化爲一種無限而又綿長的情思。《春節前一夕購紗燈一懸諸斗室題句於上》一詩作於妻子高婉閨去世兩年後：「無窮歲月自昏晨，權作今宵萬象新。過眼風燈猶令節，椒花能賦定何人。」該詩更多的描摹妻子去世後，詩人生活的不適意與百無聊賴。最後一句化用劉臻妻子正月初一獻《椒花頌》典故，透出春節到來時詩人對於妻子的無盡懷戀。

與妻子的死別是王小隱人生中一個重大變故，但所幸其在天津還有一二知己、三五同道，於是便有了人生片刻的歡娛。《夜集北畫吃涿羊肉紀事》摹寫同道好友夜飲之情狀，頗爲有趣：「雪獵天山戰場開，腥膻辛辣一齊來。嘉名允錫生番宴，實惠真叨鼓腹陪。奇句神仙都費解，狂歡事業漫驚猜。孔趨顏步劉雲若，應爲文章

惜此才。」該詩刊於一九二八年十二月六日《北洋畫報》，每句皆有詩人自注。「雪獵天山戰場開，腥膻辛辣一齊來」，「淬羊肉」即涮羊肉，到了詩人筆下，竟也如此有氣勢。「嘉名允錫生番宴，實惠真叨鼓腹陪」，參加此次聚會的人「或立或坐，或且短衣箕踞，吃個不亦樂乎」，可謂是酣暢淋漓。「奇句神仙都費解，狂歡事業漫驚猜」，文人聚會最不缺的就是各類文字游戲。詩人自注云：「餐前有神仙對，予出盛祭酒句『膽瓶均汝定哥官』，衆爲束手。前夕出『萬馬無聲聽號令』，立厂對句爲『三猪倒胃出閑游』，奇倔不在昌穀之下。餐後作錯綜之戲，每人書姓名、地方、作何事三項，攙合發表，則詭誕百出，不可究詰，至有『在尿壺中自殺』之妙聞，笑聲震動屋瓦。」可知此次夜飲，參與者極放縱恣肆之態。尾聯「孔趨顏步劉雲若，應爲文章惜此才」，寄寓王小隱對劉雲若的愛惜之意。詩人自注云：「雲若飲白乾八兩，撐持不住，較吾前夕之醉，不相上下，且頹然一臥，即予前夕醉眠之榻，真可謂亦步亦趨者矣。雲若才質俱美，幼年即困於信陵故事。今雖祇餘醇酒，而予每爲懸懸。天下文章之士，曠世一逢，頹放自寔，殊不願其類我也。」王小隱薦劉雲若至《北洋畫報》，對其有愛惜之意。今夕劉雲若大醉如此，對其又存規諫之心。至此，整首詩的基調由一開始恣意的情緒宣洩，轉向一種收斂的、理性的情

感表達。

王小隱的交游詩作，類似《夜集北畫吃淬羊肉紀事》這樣的風格特別少，多數都有一種說不出的愁緒，如《己巳楔辰阻風不出柬大方寒雲立厂武越雲若諸君》：「看花三度去，不與君等偕。蹙蹙信靡騁，蹢蹢無好懷。當春景物淑，獨行亦自佳。初來朔風勁，不見踏青鞋。再來花照眼，灼灼臨水涯。憑吊遽倏忽，零落誰與埋。吾黨二三子，浪迹脫虎豺。及時當行樂，勿憂世俗乖。楔辰方招邀，天氣遽風霾。未作出籠鳥，仍爲緣壁蝸。詩成三太息，萬慮付推排。」該詩作於一九二九年四月。詩人已獨自往觀西沽桃花，但每次都是「蹢蹢無好懷」。雖自言「獨行亦自佳」，但不是遇到朔風正勁、桃花未開，就是繁花轉瞬零落成傷。到了朋友招邀的天氣，却又是一個風霾天氣，詩人閉門不出，未參與朋友修楔雅集。天氣固然是一個原因，意緒無賴也是不可否認的因素。此無賴之意緒，或因多年生活之磨折，或因世事之動盪，如詩人在《西沽桃花下口占》中所云：「廿年劫火留殘迹，十里桃花不忍紅。浩蕩春愁澹白日，幾人揮淚吊東風。」

九一八事變前，王小隱決定接受張學良聘請，赴東北主編《東北年鑒》。《離筵》作於一九三〇年，寫與津門友朋餞別：「離筵深謝屢開樽，襟上依稀舊酒痕。事過